



编者按:七国集团(G7)又开峰会了,当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首脑来到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传统的“炉边谈话式”内部磋商时,等待他们的不光是众多的示威者,还有如何在纷繁变化的世界中重新找回自身定位进而保持影响力的难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入、国际问题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今天,任何国家或者少数国家集团都没有能力脱离大小伙伴们独自解决实质问题。

G7 峰会开成“希腊危机专题会” 全球经济走向不明朗

■ 静 安

G7峰会日前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小镇埃尔茂举行,“希腊危机”问题再一次成为主题。一向全力以赴要将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G7峰会期间召开记者会,斥责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谈判问题上撒谎。外界评论说,希腊有可能丧失其在欧盟中的最后一个温和盟友。

帮希腊的人越来越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一下飞机,就明示各位参加G7峰会的元首:她是来讨论希腊危机的。

参与G7会议的美国一度希望敦促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对希腊加强支持力度。但据希腊电视台MegaTV报道,当美国财长杰克·卢对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提出这一要求时,后者说:“你自己拿500亿欧元去拯救希腊。”

目前,希腊在谈判中的出尔反尔已经使在此问题上的温和派国家——法国及西班牙等国改变了对希腊的立场。

法国财长萨潘在G7峰会期间接连发表对希腊“看衰”的言论,并在会场内引发激烈讨论。萨潘直率地表示:“就算希腊退出欧盟,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戏剧性的。从金融或经济角度看,这都不会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但萨潘说,此事对欧元区来说会是一次打击,因为欧元区的计划本来是扩大而不是缩水,应该欢迎新成员而不是看到老成员退出。

不过,即便是在希腊退欧问题上可能遭受信誉受损的欧盟机构,在谈判过程中也出现了“受够了”的情绪。容克抢在其他欧盟国家领导人前召开记者会,指责齐普拉斯不仅破坏谈判中的新条款,还在面对希腊议会的发言中撒谎。

美德就希腊问题达成一致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默克尔的双边会谈中表示,希望看到欧元危机得到妥善解决。

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全球经济仍未发挥出全部潜能,希腊需要实施重大改革、恢复增长,且需做出一些艰难的政治选择。他并称,国际机构必须认识到希腊面临的挑战,双方均应充分发挥灵活性来达成协议,每一个人都努力工作以使希腊协议达成;对希腊问题感到“紧急性”,希腊必须严肃对待进行改革来达成协议。

默克尔表示,希腊债务谈判所剩时间无几,如果希腊实施经济改革,则欧洲准备显示团结。

默克尔称,在G7峰会上讨论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时,涉及了希腊危机,但她不同意将此事件与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相比。“我们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但我们立场明确,即如果让我们与希腊团结一致的话,需要该国拿出提议并实施改革。”

之前美方认为,德国在希腊危机中的强势态度,推迟了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然而在同默克尔会谈后,美国也决定同德国采取一致态度,敦促希腊政府做出更大努力,同欧盟合作。

据MegaTV报道,美方最终与德方妥协的另一个原因是“德方认为,每当谈到钱的问题时,美国人就不再表态了”。

作为回报,德国支持美国维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决定。白宫发表声明称:“制裁时间应当同俄罗斯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明斯克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对乌克兰主权的尊重相挂钩。”

除此之外,默克尔此次希望在G7上可以推动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的进展,并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背书今年年底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较多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美元汇率走高和希腊债务问题等课题堆积如山,看不清未来的走向。而围绕对亚太地区的参与,G7成员国也是步调不一,能否发出经济稳定增长的强烈讯息尚难预料。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的增长步伐都在放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启程赴会前向美国CNN电视台表达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不安。

据美日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奥巴马政府已开始就增税影响未消的日本经济向日方表达不满,望设法改善经济。安倍在G7峰会的首日讨论中强调了“安倍经济学”成果显现,并重点介绍了经济增长战略等工作。

不过,日本财务省有关人士担心地表示:“经济增长战略奏效使得经济见起色的话,利率就会上升。如果不在此之前整顿财政,就需要支付庞大的国债利息。”

在中国议题方面,七国集团在财长会上释放出了基本支持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积极信号,并且表示出对亚投行能取得成功的希望。

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趋缓,美国也不稳定。日新回暖的日欧也不足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5%,与2014年几乎相同。由于不确定因素较多,能否达成这一保守预期尚难断言。

美联储预计会在年内加息,流入新兴市场国的资金将回流,或进一步推动美元升值。有国际金融人士认为,“新兴市场国的企业以美元计价的借款有可能无法偿还”,持这种忧虑看法的不在少数。

为抗衡中国,美日或将于今夏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达成协议,准备确立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的经济秩序。围绕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攻防战也将激化,成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保守的 G7 正在走出舞台之外

参加七国峰会的领导人想必已经深刻体会到了“G”后面数字减少的危机。在去年抛弃俄罗斯之后,今年七国集团内部已有邀请俄罗斯回归的声音。峰会召开前夕,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希望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

如果说去年“开除”俄罗斯的举动,表达了西方共同心声;那么今年“邀请”的意愿,则更多地显示了他们的无奈。虽然加拿大总理哈珀反对普京的回归,但谁都知道,他并不掌握话语的主导权。

把俄罗斯拒绝在外的手法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富人俱乐部”如今更像一伙债务人的聚会,但他们的头脑中仍然幻想着掌控世界治理的权力。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无论是“开除”还是“邀请”,俄罗斯其实并不在意。去年索契峰会被抵制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幽默地回应“祝他们好胃口”,这并非一句玩笑

话。除了吃饭,一年来,在全球治理方面,七国集团确实没有拿出一份像样的成绩。

西方国家在政治、金融、军事诸般手段用尽后,俄罗斯依然硬气。原本以为“开除”俄罗斯的战略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起效,但就在这次七国峰会前夕,乌克兰东部再次爆发激烈冲突。只有俄罗斯与德法促成的新明斯克协议让局势平稳4个月之久。

傲慢的“富人俱乐部”还以为自己有着颐指气使的资本,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世界在人类社会的分量一降再降。如果西方稍微有些自知之明,G7已非当年GDP占全球70%以上的G7,给予新兴国家以应有的尊重,纳入中俄等关键新兴国家,那么今天的G20就有可能成为当年G7的扩大版,而不是另起炉灶;欧洲的政治版图也可以避免在乌克兰的“断裂”。

丧失理智地将G8变成G7的举动更像一场闹剧。在去年那场峰会上喊罢抵制俄罗斯的口号后,七国领导人中的大多数在随后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活动中挨个与普京会谈。

今年峰会门外,抗议声不断。对其他国家的排斥,使7人聚会凸显寒意。当今世界,如果没有俄罗斯,或者一些新兴大国的加入,G7的国际威望是大打折扣的。在维持核武器安全和防止核扩散、反恐、北极、伊朗、阿富汗等一系列问题上,需要更广泛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而不应是几个“家道中落”的“破落户”继续把持。

然而,7人中意识到这点的领导人并不占多数。大多数人还“闭着眼睛在火山探险戈”(法国《观点》周刊语),依然挥舞着“制裁”这个武器。他们自以为还在领舞,殊不知,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之外。

G7 面临的三个难题

难题一：G7 还应及时吗？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比G7更有代表性的G20在共商全球话题、协调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G7这个“富人俱乐部”有了危机感。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说,G7建立之初主要面对经济议题,如今试图将触角更多延伸到政治领域,可能会随着实力下降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成为G7的焦虑。越是焦虑,便越有抱团取暖的需求。所以,影响力的下降并不会导致G7消失,G7会长期存在。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认为,在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多元化的多边机构、机制在发展。G7只是其中一部分,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G8变成G7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使G7代表性减弱。G7对国际事务的影响,需要看它今后是否能够对促进世界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合作和互利共赢发挥作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说,本次峰会是希望G7能进入反思后再出发状态,目的当然还是继续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应该看到,在科学技术、高端服务业等等世界经济的重大前沿领域,西方七国仍有很大优势,在一些传统产业领域,新兴经济体正在赶超,西方国家现在希望通过打造新的优势领域来保持竞争优势。

难题二：G7 还能重回 G8 吗？

俄罗斯去年首次“被缺席”G8峰会,今年也没有请俄参加。但对峙解决不了问题,西方阵营内部对俄外交也有不同的考量。德国外长日前就表示,希望G7能重返G8。

辜学武说,德法的主要利益在于给乌克兰危机降温,防止升级;美国的冲动是彻底剥夺俄罗斯主导周边国家的特权,即使是危机升级也在所不惜;日本在对美国的忠诚和对俄罗斯的畏惧中挣扎,寄希望于美俄关系减压。除了冠冕堂皇的辞藻之外,G7德国峰会在对俄政策上难有突破。G7排除俄罗斯将会延续一个很长的时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认为未来俄不可能重返G7,一是因为G7本身价值缩水,二是俄与西方关系难以改善。G7将在乌克兰问题上继续对俄施加压力。俄罗斯会更重视G20、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的作用。

王逸舟说,本来在G20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次集团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界别。G20的博览会更加引人注目,时间长了,G7或G7加1说不定会被人们忘记,说不定会成为G20的分会。

难题三：G7 未来与中国关系如何？

西方担心中俄联手,但中国主张构造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处理崛起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利益纠葛。明年的G20峰会将由中国主办,而西方七国估计会在今年G7峰会上为明年的G20峰会协调立场。

阮宗泽说,在全球治理中,中国与西方的合作大于分歧。中国谋求对现行的治理机制进行改革,更充分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提升其话语权。G20面临转型,即如何从一个危机应对型机制,转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效机制。明年中国主办G20峰会将至关重要。

刘江永认为,只要是有利于世界更加开放、和平、安全,那么G7和G20并不是一个相互替代和竞争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G20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未来全球治理方面,不仅要加强南南合作,也应该促进南北交流交往和关系的协调发展。

辜学武说,中俄合作是为了各自优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抗西方,而G7各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同中国的共同利益大于不同利益,他们原则上同意把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实际上就是在向中国的利益诉求靠拢。

王逸舟说,总的来看,西方七国集团所有成员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相互间贸易、金融、人员往来可以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们前十个贸易伙伴,西方七国都赫然在列。中国也是他们数一数二的贸易伙伴。这些国家会尽可能地与中国对接,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商 婧 冯玉婧)

